

钱眼识人

## 恐惧与神谕

新片《沙丘2》应该是整个三月最值得花钱去影院观看的大片,它的影视化改编已经完全突破“拍不好”的魔咒,极有可能成为纳入影史殿堂的重大IP。第二部在叙事上的全面发力至关重要,扫清了绝大多数围绕第一部而产生的负面评价,也在结尾中因为“大战真的开始”这样的留白,从而很容易刺激观众对于第三部的好奇心,想看到更多大场面和强烈的人性翻转。只有《沙丘2》才能真正证明科幻文学史上的巨著被改编是创作者用想象力去征服表现力的必要性和意义。

我觉得片中有两个关键词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是“恐惧”。在第一集中,母亲杰西卡曾经说过,恐惧是心灵最大的杀手,恐惧所到之处绝无生还,“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观察它,熟悉它,当它掠过之后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在第二集中,保罗的强大就是恪守了这一套“技巧”,从驾驶沙虫到体内消毒药再到与敌人决斗。片中有台词说到,恐惧是一

种生存技巧。恐惧,成为独立于个体的资源,是看不见的“香料”,所谓的超能力其实就是如何接纳、消化和利用恐惧的功课。这是第二部进一步去阐释的话题,电影开始就说:得香料者,得天下。在我的理解中,实体的香料背后其实就承载着各个族群的“恐惧”,君主诞生在恐惧之中。

另外一个就是“神谕”。我们能看到有关“天选之子”的神谕从来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被极少数有权力、能力的人设计的,像是人工智能的精算毫无痕迹。保罗最开始是“意外”,他的出生连性别都是违背统治者意愿的,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女孩,但母亲杰西卡一意孤行通过超能力改变了,于是他就被纳入“伟大计划”,在片尾他已经出现“黑化”的可能性,发动大战,成就宇宙间的统治。“神谕”中涉及到种种迹象、细节都是有人在操作、模仿,并且通过传播扩大影响。因为电影是科幻片,是发生在未来,但又因为它古典、荒蛮的画面,让观众像在看历史片。我们共同看到一个永

恒的残酷启示:神谕即谎言。

第一部和第二部共同丰满了历史母本的骨架,有了血液流动和肉体的颤抖。那么,现在唯一的缺憾,很可能是需要在第三部中得到验证和阐述。被神谕(谎言)选择并成为核心的保罗,如何体现出人性的独立性,并且与自身的命运发生激烈、毁灭性的对抗。这不仅仅是说他要不要挽回爱人契妮的心,而是他开始要在精神层面完成弑父、弑母,无论雷托还是杰西卡,无一例外与哈克南公爵,姐妹会的所有成员都是一类人,原著中说得清清楚楚,他们沾亲带故,不是亲戚就是师承。保罗有无可能成为“新造的人”,开辟出孤独的信仰。《沙丘》的悲剧性在于所有信仰的开始都是崭新的,让人激昂向往的,而它的成长壮大并趋于成熟,又将成为新一轮系统化的统治,开始炮制、利用恐惧。这不就是人类的历史?就像一望无垠的沙漠,在开始的地方结束,循环下去。

钱德勒  
媒体人

早闻狄声

演技综艺  
锻炼了  
谁的演技?

从《演员的诞生》《演员请就位》到《无限超越班》,演技综艺年年有新槽点,却始终热度不减,是稳稳当当的话题之王。这不,第二季《无限超越班》登场没多久,已然贡献了包括朱梓骁狂吃鸡爪、向佐自认没有表演空间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片段。不要惊讶,欣赏各种各样的演技下限,正是追看此类节目的乐趣之一。

不过,今年的新乐趣,还在于“审判”导师们的演技。大概是参加了太多次同类节目,熟面孔导师轻车熟路地端起了固定的人设,或疯狂挖苦,或犀利批评,或如坐针毡,满脸都是想要“整顿演艺圈”的恨铁不成钢。直到节目组请来公认不缺机会的“资源咖”向佐,导师们面对他集体沉默、不肯说一句重话的静止画面,立刻让网友恍然大悟:比起指点别人的演技,导师们才是真正在节目中锤炼了演技、学习了人情世故。

不得不说,演技综艺红火的这些年,真正被发现、被锤炼的演员没几个,在这条赛道上成功找准定位的导师却是一茬又一茬。喜欢忆当年的尔冬升,擅长刁钻评论,却又常常是一百八十度转弯地给原本激烈抨击的演员送上热情的鼓舞,端的是副真性情而又不得罪人的姿态。微表情不断的吴镇宇,主打耿直不矫情,拒绝一切多余的废话,还时不时用放空和无奈的眼神传递内心的窒息感,每一次挑眉瞪眼,都会成就一组全新的“打工必备表情包”。学院派的郝蕾,不断输出对行业乱象的不满,还总能用反问的口吻点出表演的不足,活灵活现地模仿青年演员们千篇一律的套路。而司仪经验丰富的曾志伟,如今越发精准拿捏与学员聊天的艺术,问纪凌尘为什么绰号“大海哥”,问黄龄为什么不填体重……节目组预埋的“爆梗”,他一提一个准。

倒是说导师们的发挥太套路、不敬业,事实上,他们的表现相当对得起出场费。一来,是他们的犀利输出撑起了演技综艺的流量与热度,今天社交平台上与演技综艺相关的热搜话题、二创视频,十有八九都出自他们的吐槽;二来,多年经验已经证明,演技综艺不是电影学院,表演好节目组需要的人设与冲突,就是导师们的最大贡献。

当然,也是这种“对得起出场费”的状态,时不时让人有错付之感——赚够了好名声与零花钱,谁还有心思愤世嫉俗、悲天悯人?或许演技综艺本来就是一面照妖镜,我们没看见的那一面,恰恰写满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体体面面、和和气气。

常原秋  
媒体人

花言峭语

## 由《周处除三害》产生的联想

看电影或者读书的时候,经常会产生一些联想,想到有类似情节,或者有类似追求的电影,甚至,有类似气氛或者情境的电影。看了电影《周处除三害》之后,不能不想到另外几部电影,一部是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另一部是卢卡·瓜达尼诺的《阴风阵阵》2018版,还有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

《阴风阵阵》是电影大师达里奥·阿金图在1975拍摄的恐怖片,讲述一个年轻女孩,到德国一间老旧的舞蹈学校学习舞蹈之后,遇到的可怕事情。几十年过后,已经成为恐怖片里的经典。《阴风阵阵》2018版,采用了原作里的基础设定,却又加入了许多新元素和新故事。卢卡·瓜达尼诺对德国历史很感兴趣,因此,他用舞蹈学校里的事,和德国的历史进行对照。比如故事里女巫的由来,和女巫产生的方式。最后,真女神降临了,大开杀戒,消灭了那些冥顽不化的女巫。而且导演卢卡·瓜达尼诺还唯恐他的意图不明显,故意把故事放到了一个冷战时期。

《周处除三害》里其实也有同样的设定,和类似的故事堆积方式。陈桂林最后去的那个灵修营地,以及陈桂林的经历和觉悟,都让我想起《阴风阵阵》。人的冥顽不化,人的执迷不悟,人自以为获得了自由,但其实是受到了欺骗,而一个新的阶段,也不过是一个新的轮回,这些在《阴风阵阵》里出现过的观念,在《周处除三害》里也出现了。特别是最后那个大开杀戒的场景,那种无情、冷静,也让我想起真女神清除异类的场面。

情人看剑

## 从周处到聂隐娘

周处是今之古人,聂隐娘是古之今人。近些年从中国传统故事里取材的两部台湾电影,贡献了两个特异的银幕人物。一个是女刺客,另一个姑且称之为侠客,都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局外人,各有各的杀戮计划,最终各有各的成长与选择,可说是相映成趣。

之所以把两人相提并论,是因为《周处除三害》大火,台湾作家王鼎钧提及该片影视改编的一篇旧文被翻了出来。侯孝贤拍摄《刺客聂隐娘》的幕后班底里,也有阿城、谢海盟等作家。周处的故事出自《晋书》和《世说新语》,聂隐娘的故事出自晚唐裴铏的笔记小说《传奇》,今天来进行故事新编,对传统经典内核势必重新审视,或延续或翻新,甚至伤筋动骨改造,知识分子的意见很重要。

周处的故事还有下半截,他改过自新之后,最终死于权臣排挤,这是台湾制片人问计于王鼎钧时,他的提醒。因此建议周处一生可以拍成一部深刻的悲剧,拍到周处战死,但对方回绝,“这样的电影我们不拍。”作家说

很多人和我一样,也联想到了《杀死比尔》。《杀死比尔》用了邵氏武侠片的方式来推进故事,用一个简单的爱与恨的动机作为起点,引发了一场漫长的复仇,仇人的名字被一个又一个地写到名单上,又一个地划掉。《周处除三害》里,也有这样的“名单”,虽然杀掉名单上恶人的原因,和《杀死比尔》很不一样,但逐个诛杀恶人,也成为这个故事的重要结构方式。

但也因为两者产生了联想和比较,让人不免发现了《周处除三害》的问题,它的问题是属于电影的那部分视觉的东西太单薄,不经看,唯一下就过去了,特别的奈飞趣味。《杀死比尔》不一样,它有一种属于电影的郑重其事,做戏做全套,把一个明明很单薄狗血的故事,用郑重其事的方式做出来了。不论故事、镜头语言,都有大量的戏仿成分,努力模仿邵氏武侠片和日本复仇电影,但因其戏仿的姿态特别慎重,特别夸张,反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美学,获得了一种奇怪的诗意。也是通过这种比较,可以让人感受到一些创作的秘密,通俗或者严肃之间,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如果通俗的故事,带着高度的自觉,有着充足的表现力,并且有自成体系的美学系统,所有这些都能做到极致,其实也就是单体的通俗了。

而《周处除三害》之所以让人联想到《老无所依》,并不是因为情节要素或者场景,而是因为阮经天扮演的陈桂林这个角色。整个电影看下来,其实可以感觉到,《周处除三害》里的陈桂林,和《老无所依》里哈维尔·巴登扮

演的杀手有类似的设定,阴沉、偏执、执拗、钝感、有一套自己的哲学,眼睛炭黑,一旦设定了目标就走下去,像一头不为所动的藏獒。事实上,推动陈桂林行动的,也都是些简单的动机,比如仇恨,比如金钱,比如扬名立万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渴望,他有自己的哲学系统,完全自洽,自圆其说,并且严格执行,不会有任何偏差,除此之外,他不会反省,不会哀痛,不为所动,精神生活不多,也没有多余的情绪。

于是,阮经天的问题就出现了,阮经天很好,有性魅力,也表现出了那种偏执和愣头愣脑,但问题是他太累了,眼睛是有灵性的,是有反省、怜悯等等情感的,甚至会让观众产生渴望,渴望他有更多的前史交代,有更多的人际关系支持。一旦产生了这种情感,整个故事所需要的人物设定就不成立了。所以陈桂林身上产生了许多矛盾之处,小美和香港仔这条故事线,也就显得格格不入。而我能想到的,更接近陈桂林的设定的一个形象,是《追凶者也》里的张译扮演的董小凤,那种完全的懵懂,阴暗的失心疯。

不过,一个电影能让人联想起许多经典电影,并且产生互相映射、互文的可能,其实说明了它的完成度,也只有在这个方面完成了,这种联想才能够成立。《周处除三害》之所以大爆,也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做足了,和时代,和同时代的电影,声气相通,并且指向了时代暗疾。

韩松落  
作家

那时他不懂,现在懂了。懂的是什么,语焉不详。但周处必有一死,死于奸人陷害还是以身殉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走向,前一种让人同情慨叹,后一种恐怕还会多出很多敬重,目前电影选择后者,人物看去也更有力量,因为“我是我的神”。

从周处到聂隐娘,杀气都很重,所以要藏。刺客自然在暗处,周处字“子隐”,也有些大隐隐于市的意思,带着棒球帽,相当于夜行衣,出入灵堂、药店、理发厅。侯孝贤当时谈及聂隐娘这一人物时便说,人不能随便杀人,要有一个名目。故事就讲成了一个刺客不能杀人,最终自我觉醒,选择悄然离去。周处同样也有了解自我的一个过程,杀人的名目,起初是“我是怕死了都没人记得”,杀掉大恶人,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过程中唤起良善,彻底以暴易暴。事实上,周处与聂隐娘也都是最纯粹的人,一是童真,或曰单纯,这是天性,阮经天和舒淇演出来,眼里都有这种光;二是笃定,这笃定也由单纯而来,所有固执与坚持都

是坚守那份真,包括善恶观也好,恻隐心也罢,前后并无多少改动,所经历的人事只是触发他们思索,继续擦亮本心本性的那部分。

所以,也注定了他们是这世上最孤独的人。对应聂隐娘的是电影中“青鸾舞镜”这一意象,“鸾见影悲鸣,终宵奋舞而绝”,是说一个人没有同类;对应周处的是猪,代表“痴”,与另两位恶人代表“贪”的蛇、代表“嗔”的鸽组成“三害”,痴指心性迷惘,才需要涤荡,内里仍是纯真。在狼与羊的世界里,他其实更像一只豹,遇神杀神,遇鬼杀鬼,这次杀的是狼。

拿聂隐娘来映照周处,恰是同一类人的明暗两面,最终殊途同归。他们是那样的人,才会有那样的结局,即使一个放下屠刀,一个大开杀戒,最后也都是走向自主选择,向世界决绝说不,实现自我完成。由此也可窥见在创作者们心中,这样的特质尤为可贵,放诸古今,并无不同。

长风新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